#### 河内国家大学下属外国语大学

#### 研究生院

**NGUYỄN THỊ HẢO**

**汉越鸟类名称对比研究**

**NGHIÊN CỨU ĐỐI CHIẾU TÊN GỌI CÁC LOÀI CHIM**

**TRONG TIẾNG HÁN VÀ TIẾNG VIỆT**

 **导师 ：阮文康 博士. 教授**

**研究专业 ：汉语言学**

**专业号码 ：9220204.01**

**博士学位论文摘要**

 **2019年于河内**

**Công trình được hoàn thành tại:**

**TRƯỜNG ĐẠI HỌC NGOẠI NGỮ, ĐẠI HỌC QUỐC GIA HÀ NỘI**

导师：阮文康博士.教授

GS.TS. Nguyễn Văn Khang

Phản biện 1: Tiến sĩ Lê Quang Sáng

 Trường Đại học Ngoại thương Hà Nội

Phản biện 2: Tiến sĩ Nguyễn Thị Thanh Huệ

 Trường Đại học Thủ đô Hà Nội

Phản biện 3: Tiến sĩ Đặng Thế Tuấn

 Học viện Khoa học Quân sự

Luận án được bảo vệ trước Hội đồng chấm luận án Tiến sĩ họp tại

Trường Đại học Ngoại ngữ, Đại học Quốc gia Hà Nội

*vào hồi 14 giờ 00 ngày 22 tháng 10 năm 2019*

***Có thể tìm hiểu luận án tại thư viện:***

**- Thư viện Quốc Gia**

**- Trung tâm Thông tin- Thư viện, Đại học Quốc gia Hà Nội**

**绪论**

* 1. **选题缘由**

鸟类是大自然中羽毛最绚丽、声音最悦耳、习性最独特的动物之一。它们与人类相依相存，人类对其深具钟爱之情。汉语和越南语都有大量鸟类名称，蕴涵着丰富的人文价值。两种语言之密切关系使得汉越表示鸟类名称的词语有着很多相似点，但同时也呈现鲜明的个性特征。以往的研究，常常把“鸟类”放在“动物”语义场里来讨论，专项研究为数极少。而且大部分只针对单独一种语言而已，难以突出鸟类名称在不同语言的特殊所在。到目前为止，与鸟类有关的对比语言学研究方面几乎没有，特别是汉越鸟类名称的对比研究仍然是空虚的。因上述几个理由，我们选择了**《汉越鸟类名称对比研究》**这个课题进行研究。

* 1. **研究目的及任务**

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是：基于词义理论、语义场理论、命名理论及对比语言学理论，以鸟类名称为研究对象，对汉越鸟类名称进行对比研究，揭示其构造、命名特点及引申义，并指出两者之间的异同。本课题力求能够促进语义场与命名学的理论和应用研究，为此作出一份贡献，同时也进一步证明语言与民族文化的密切关系，为汉、越对比研究作出努力。具体任务：（一）综述有关动物词语、鸟类词语、鸟类名称及命名问题的研究现状；（二）构建本论文的理论框架；（三）对汉越鸟类名称进行考察，指出其构造、命名特点及引申义；（四）将汉越鸟类名称进行对比，指出异同并解释原因。

* 1. **研究方法**

本文所选取的研究方法包括：（一）描写与解释相结合法；（二）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法；（三）对比法。

* 1. **研究范围**

本论文立足于结构和词汇语义两个层面进行对比研究，力图全面地描写、分析和比较汉越鸟类名称的构造、命名特点及引申义。本论文从共时平面对现代汉语以及现代越南语鸟类名称进行考察研究。在研究过程中，适当地做一些历时的研究，以更深入地考察其词义演变或字形变化。本论文的研究对象是“鸟类语义场”下属的拥有最多成员的一部分——“**鸟类名称子场**”，即汉、越两种语言用来称说鸟类的名称。本论文所搜集的是普通名称，一般被大型通用词典收录或出现在传说、成语、俗语中，呈现出显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其区别于生物学领域的鸟类学名。

* 1. **语料来源**

本研究的语料主要来源于《汉语词典》（第六版））、《越南语词典》以及《越南语大词典》。汉语一共 281个名称，越南语一共 323个名称。

* 1. **研究意义**

（一）为鸟类名称的构造、命名特点及引申义提供全面的见解并指出其在汉越两种语言中的异同所在；（二）帮助汉、越南语学习者、研究者更加深刻地理解该类词语，有效地运用于交际，为汉、越语教学、研究、翻译、词典编写等领域提供有益的参考资料。

* 1. **论文构造**

除了绪论和结语之外，本论文分四章展开论述：

1. 汉越鸟类名称的研究综述及理论基础
2. 汉越鸟类名称构造对比
3. 汉越鸟类名称命名特点对比
4. 汉越鸟类名称引申义对比

**第一章 汉越鸟类名称的研究综述及理论基础**

## 1.1. 汉越鸟类名称的研究综述

* + 1. **有关动物词语和鸟类词语的研究综述**
			1. **有关动物词语的研究综述**

汉语动物词语研究，主要集中在五个领域：词汇语义如周晓燕（2012）的博士论文《汉语动物词研究》；文化内涵如董晓荣（2012）的硕士论文《汉语动物成语的语言文化研究》；隐喻认知如肖遥遥（2008）的《动物隐喻的认知基础及语义演变》；跨文化对比如李月松（2012）的博士论文《汉日动物词之国俗语义对比研究》及应用研究主要体现在翻译、词典编撰及教学领域。这体现了研究角度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越南语动物词语研究现状也可以分成四个领域：词汇语义如阮翠卿（1996）的博士论文《动物名称语义场特点研究（以越南语、俄语为例）》；文化语言学如朝元（1999）的专著《从越南民间文化语言角度了解动物世界（基于顺化区域语料）》；隐喻认知如由河内师范大学阮氏银花博士指导的四篇硕士论文，基于“动物词语”下属的四个子场（鸟类、水生动物、昆虫类、兽类），分析了越南人在这些方面的认知特点；跨文化对比如阮氏宝的硕士论文《越南语动物词语的语义研究——与英语对比》。

最近十年，中国和越南有关汉、越南语言动物词语的对比研究也开始出现：从“动物词语”整个语义场逐渐缩小到其下属的某小类动物（如：家畜、十二生肖）甚至一种具体动物（如：牛、老鼠）。

* + - 1. **有关鸟类词语的研究综述**

汉语有关鸟类词语的研究，可以分成三个领域：词汇语义研究如武红霞（2014）的硕士论文《汉语飞鸟词汇研究——以“鹤”词汇为例》；文化语言学研究如杨竹芬（2009）的《“杜鹃鸟”与“cuckoo”的国俗语义比较》以及汉字考察如姜桂芳2002、2003年连续发表三篇文章题为《莺歌燕舞百鸟呈祥——从“鸟”字旁的汉字看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爱鸟意识》。

越南语有关鸟类词语的研究成果显得相对薄弱，一般都是在分析整个动物语义场中提到鸟类，难以突出鸟类词语的特殊所在。到目前为止，专项研究只有三篇，代表为黎氏青玄（2009）的硕士论文《越南人鸟类词汇语义场的认知特点》。

汉越鸟类词语对比研究仅有范玉含学者2017年发表的文章《汉、越南语中的“鸡”》。

* + 1. **有关命名问题和鸟类命名的研究综述**
			1. **命名问题研究现状**

西方的命名理论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柏拉图 （Plato）与亚里士多德 （Aristoteles）的命名理论。现代西方命名理论主要有两种较有代表性的学说，以弗雷格（Frege）、罗素（Russell）为代表的摹状词理论和以克里普克（Kripke）为代表的历史因果的命名理论。

中国关于命名的论述可以追溯到古代战国时期的“名实”之争。中国现代 “命名学”学科的开创之功当属马鸣春学者。他对“命名学”下了定义：“研究世界上一切事物命名的本质、属性、起源、作用与制作动因、过程、原则、方法、结果及使用、演变、规范规律的科学，叫命名学。”

越南国内有关命名问题的研究则显得相对薄弱，不成体系。目前的研究多数是零散的，夹杂在其他的专题研究之中，而没有专门的理论论述。关于汉越命名对比的研究成果就更少了，仅有阮世传（2014）的文章《汉越事物命名方式的差异初探》。

* + - 1. **鸟类命名研究现状**

从搜集的资料来看，鸟类命名常常被涵盖在动物命名里面，尚未出现专项研究。这一方面的研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越南都比较薄弱，代表有李海霞的两部著作《汉语动物命名研究》、《汉语动物命名考释》。总之，已有的研究所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于如下三个方面：

1. 专门从语言学角度探讨的论著为数极少而且常把“鸟类”放在“动物”语义场来讨论，不能揭示该类词语的总体特征及特殊所在。
2. 研究成果重复多，新观点少，以文化内涵方面研究为例，主要是介绍一些象征意义，然后找出相应的语例来加以说明，没有做好具有科学性的统计。
3. 与鸟类有关的对比语言学研究方面几乎没有，特别是汉越鸟类名称的对比研究仍然是空虚的。
	1.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1. **词义的相关理论**

词是语言组织中能够自由运用的最小的音义结合体。词的声音是词的外在形式，词义则是词的内在内容，它是客观事物的反应。多义性是所有语言中词义的公认属性。词在产生之初一般是单义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其读音、意义以及记录它的符号文字，都在不断地变化。一个单义词，经过长期的辗转引申，就变成了多义词，甚至变成了一个庞大的意义群。词的意义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从派生关系上，词义分为本义和引申义。本义是词的最初意义或最常用的意义。引申义是由词的本义引申、扩展而派生出的意义。词义引申必须符合语言社会的联想习惯，必须使人能够比较容易、比较自然地由本义想到引申义。

* + 1. **语义场理论**

语义场理论（Semantic Field）是现代语义学中的重要理论。该理论源于上世纪 30 年代的欧洲，伊普森（Ipsen）、特里尔（J.Trier）、波尔齐希（W.Porzig）等学者提出“语义场”概念。上世纪 80 年代，语义场理论进入中国和越南，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典型的代表是贾彦德、符淮青、杜有珠（Đỗ Hữu Châu）、阮善甲（Nguyễn Thiện Giáp）等。综合各学者的观点，贾彦德对此下了定义：“语义场是指义位形成的系统，说得详细些，如果若干个义位含有相同的表彼此共性的义素和相应的表彼此差异的义素，因而连结在一起，互相规定、互相制约、互相作用，那么这些义位就构成一个语义场。”语义场具有四个特点：层次性、系统性、相对性与民族性。

* + 1. **命名理论**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命名是词汇学的下属门科。这里的所谓“名”乃是指称事物的语言符号。命名是人在与世界交道时的一种特有的、自觉地符号运动。《汉语大词典》将“命名”解释为：“给予名称，定名。”。《语言学术语解释词典》将“命名”解释为：“起指称作用的语言单位的组织，在把客观世界分类、归属的基础上，以词、词组、分句及句子的形式形成相对应的概念。”命名过程分成三个步骤：第一、归类；第二、选择区别性特征作为命名理据；第三、造名。命名行为就是建立指称关系的行为和过程，同时具有任意性与理据性。命名从一产生，就带有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其产生、发展与变化受文化发展变化因素的影响。

* + 1. **对比语言学理论与汉越对比**

“对比语言学是一种语言学中的一个分支，其任务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进行共时的对比研究，描述它们之间的异同，特别是其中的不同之处，并将这类研究应用于其他有关领域。”（许余龙）。鸟类名称是汉越两种语言的共有现象，在这一范畴内进行语言对比是可行的。本论文以汉语理论框架为标准，越南语为参照体，着重汉越鸟类名称的共时比较，对两者进行静态描写，以便找出该词群在两种语言中的构造、命名特点、引申义等方面的差异。

* 1. **鸟类名称语义场概说**
		1. **鸟类的科学分类与语言学分类**

语言中的鸟类世界与生物科学中的鸟类世界有所不同。**科学分类法**划分出**界**、**门**、**纲**、**目**、**科**、**属**、**种**七个主要等级来阐释生物类别的包含关系，如“家鸽”的科学分类法为：动物→脊索动物→鸟→鸽形→鸠鸽→鸽→家鸽。鸟类的语言学分类也称民间分类或民俗分类，指的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事物的习惯性分类，简化为4-5个等级，如“家鸽”的语言学分类为：动物→鸟类→家禽→鸽→家鸽。

* + 1. **鸟类与人类的密切关系**

鸟儿属于蓝天，它们就像人类的许多梦想。鸟儿也属于人类，它们与人类相依相存。鸟类是大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控制着昆虫及鼠类等繁殖速度极快的动物种类，是人类果腹的食物、笼子中的玩物，还提供观赏、制药及服装工业。鸟类是上帝的使者，人类深具钟爱之情，启发了人类的智慧。鸟类之文化意蕴丰富多彩，如原始人类对鸟类的图腾崇拜及由神鸟、灵鸟、恶鸟、怪鸟演绎的具有神秘色彩的鸟文化。

* + 1. **汉越鸟类名称语义场的界定**

第一、根据三部词典（《现代汉语词典》、《越南语词典》以及《越南语大词典》）的词义提示选取有第一个义项（基本义）具有指称对象（即所指范围）为鸟类的所有词条。

第二，确定核心词（典型成员）。 “鸟类名称”语义场的成员具有共同的语义特征为五项：[有翼]，[有喙]，[有羽毛]，[会飞]，[卵生] 。同时具备这五项特征的名称对“鸟”的隶属程度最强，是典型成员，如：老鹰、燕子、布谷、雁、鸳鸯、丹顶鹤等等。

第三，确定该语义场的扩展部分或边缘部分。根据隶属程度的不同，典型成员属于语义场的中心部分，一般成员处于语义场的扩展部分或边缘部分。例如：“鸵鸟”不具备[会飞]特征，“企鹅“不具备“[有翼]（企鹅的翅膀退化），[会飞]”两个特征，对“鸟”的隶属程度弱一些，因此，是“鸟”的边缘成员。如图所示：

图1-2：鸟类名称语义场的典型与一般成员

* + 1. **汉越鸟类名称语义场的若干特点**

鸟类名称语义场是分层次的。同时体现了场内成员之间的系统性，如图所示：

**图1-3：鸟类名称语义场的层次性与系统性**

**小结**

在本章里，我们首先概括了前人对鸟类名称的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立足于此点，我们将从结构和词汇语义两个层面上将汉语鸟类名称与越南语进行对比研究，力图揭示该语义场的构造、命名特点及引申义的基本异同。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依靠词义理论、语义场理论、命名理论以及对比语言学理论。在此基础上，我们将汉越鸟类名称语义场进行界定，以便使本论文的研究对象更加明确。

# 第二章 汉越鸟类名称构造对比

* 1. **有关汉越鸟类名称构造的若干问题**
		1. **本论文关于鸟类名称构造单位的观点**

本论文以“名称”为单位，每一个鸟类名称为一个命名组合。进行对比分析汉越鸟类名称的构造，先得把这些名称分解开。我们继承李海霞在《汉语动物命名研究》一书中提出“名素分析法”的观点。名素指构成鸟名的最小取象单位，它表现为一个语素或语素组合。名素能完整地表述一个取象。它（这里指多语素的名素）如果被折开，其中一个语素不能独自完成一个形、色、动作等的描写。我们认为，“名素”与越南语言学家提出的术语“thành tố cấu tạo tên gọi” 相一致。

* + 1. **本章考察说明**

本章以名素为构成鸟类名称的最小单位，从两方面揭开汉越鸟类名称的构造特点：名素数量与构造类型。我们在281个汉语鸟类名称，323个越南语鸟类名称中进行构造考察。排除去属于人名名称（汉语、越南语各有2个，即“杜宇”、“子规”和“đỗ vũ”、“tử quy”）得出279个汉语鸟类名称和321个越南语鸟类名称作为考察范围。在对比过程中，我们以汉语的构造方式为框架。

* 1. **汉越鸟类名称名素数量对比**

表2-1：汉越鸟类名称名素数量统计表

|  |  |  |
| --- | --- | --- |
| **名素数量** | **汉语** | **越南语** |
| **数量** | **比例** | **数量** | **比例** |
| 1 | 96 | 34.4% | 105 | 32.7% |
| 2 | 172 | 61.6% | 187 | 58.3% |
| 3 | 11 | 3.9% | 28 | 8.7% |
| 4 | 0 | 0% | 1 | 0.3% |
| **总** | **279** | **100%** | **321** | **100%** |

考察结果表明，汉越鸟类名称有1到4个名素，汉语鸟名最多只有3个名素，没有4个名素的。有1个名素和2个名素的名称，两种语言的比例相对均衡（34.4%与32.7%，61.6%与58.3%）。两者加起来占绝大多数（超过90%），是鸟类名称的主要结构类型。有3个名素的名称所占的比例很小（3.9%与8.7%）；有4个名素的名称，汉语没有，越南语只有1个。这说明汉越鸟类名称相对简洁，符合命名的简洁原则。

* 1. **汉越鸟类名称构造类型对比**

表2-7：汉越鸟类名称构造类型考察结果列表

|  |  |  |  |
| --- | --- | --- | --- |
| **序** | **构造类型** | **汉语** | **越南语** |
| **数量** | **比例** | **数量** | **比例** |
| 1 | 1个名素 |  | 96 | 34.4% | 105 | 32.7% |
| 单音节 | 63 | 22.6% | 54 | 16.8% |
| 多音节 | 连绵式 | 29 | 10.4% | 47 | 14.6% |
| 译音式 | 1 | 0.4% | 0 | 0% |
| 拟声式 | 3 | 1.1% | 4 | 1.2% |
| 2 | 2个名素 |  | 172 | 61.4% | 187 | 58.3% |
| 并列式 | 4 | 1.4% | 4 | 1.2% |
| 偏正式 | 158 | 56.6% | 179 | 55.8% |
| 附加式 | 9 | 3.2% | 0 | 0% |
| 述宾式 | 1 | 0.4% | 4 | 1.2% |
| 3 | 3个名素 |  | 11 | 3.9% | 28 | 8.7% |
| 偏正式 | 8 | 2.9% | 28 | 8.7% |
| 附加式 | 3 | 1.1% | 0 | 0% |
| 4 | 4个名素 | 0 | 0% | 1 | 0.3% |
| **总** | **279** | **100%** | **321** | **100%** |

考察结果可以图示如下：

**图2-5：汉越鸟类名称构造类型所占比例对比图**

* 1. **汉越鸟类名称构造之异同**

从以上表格和示图，我们得出汉越鸟类名称构造之异同具体如下：

* + 1. **相同之处**

第一、无论是汉语还是越南语，排在第一位的都是有两个名素的偏正式名称，所占的比例也相似（56.6%与55.8%），远超过其他构造类型的比例，可称为汉越鸟类名称典型的构造形式。

第二、汉语有三个名素的名称，偏正式也占上风；越南语有三或四个名素的名称只有偏正式。若把多名素的名称中的偏正式加起来，汉语偏正式名称占59.5%，越南语偏正式名称占64.5%。这进一步证明偏正式在名称构造中的优越性。命名是一种断定，对客观事物某个属性的断定。但这种断定不是下定义，它并不概括某类事物的所有本质属性。命名只是抓住对象的一个区别性特征。命名者从一些邻近事物中分离出来一类（或一个）事物，这是比较的结果，从而达到区别而标记对象的目的。而这正好与偏正式的语义特征相吻合。中心语表示鸟的种类，修饰语常常是描写中心语所表示的鸟类是“有什么区别性特征”的。

第三、在各种构造类型中，排在第二位都是单音节名称（汉语占22.6%，越南语占16.8%），排在第三位都是连绵式名称（汉语：10.4%，越南语：14.6%）。所占比例最高的三种构造类型加起来占名称总数的绝大多数（汉语：89.6%，越南语：87.2%）。属于其他构造类型的名称能产性均很低。

* + 1. **不同之处**

第一、汉语鸟类名称有十种构造类型。越南语鸟类名称有八种构造类型，没有音译式名称和附加式名称。

 第二、越南语和汉语在偏正式名称中的语序不同。汉语的偏正式名称的语序总是前偏后正，区别名素在前，类属名素在后，而越南语的偏正式名称的语序则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前后的成分都是汉越音语素，语序同汉语相同，例如：“gia cầm”（家禽）、“thuỷ cầm”（水禽）、 “mãnh cầm”（猛禽）、“ác điểu”（猛禽）等。第二种情况是：前后都是越南语成分，语序为前正后偏，类属名素在前，区别名素在后。这种是越南语鸟类名称偏正构造最常见的格式。

 第三、汉语属于单音节名称无论是数量还是比例都超过越南语。越南语单音节名称在日常交际中，除了特殊场合，上下语境明确，一般都需要在单音节名称之前加上表示总类的类属名素“chim”（或“con”）,如：“oanh”→ “chim oanh”，“sẻ”→“chim sẻ”，“yểng” →“con yểng”等。汉语则不需要，原因在于，那些单音节名称中的意符（如：鸟、隹、羽）以形传义，本身就附着了表示类属的信息了。

 第四、越南语属于双声、叠韵、叠音连绵式鸟类名称的比例明显高于汉语，如：cà cưỡng、cồng cộc、cun cút、sáo sậu 、tu hú、chàng làng、chào mào、chèo bẻo、liếu điếu、lềnh đềnh、bồng bồng、choi choi、đa đa、kền kền、le le成了越南鸟类名称的一大特色。这些名称，除了具备概念义，还具备一定的形象色彩、感情色彩、文体色彩等附属义。这使得越南鸟名较为简单通俗，给人带来亲切之感。

**小结**

 本章已对汉越鸟类名称的构造进行对比。在阐明有关汉越鸟类名称构造的若干问题之后，重点分析汉越鸟类名称的内部构造。我们以名素为构成鸟类名称的最小单位，将鸟名分为具有一个、两个、三个和四个名素的，结果发现两种语言中存在同中有异的现象。从名素数量的角度上看，大部分鸟类名称都是具有一个名素和两个名素的，其中最受欢迎的都是具有两个名素的名称。从比例的角度上看，无论是汉语还是越南语，排在第一位的都是具有两个名素的偏正式名称，排在第二位都是单音节名称；排在第三位都是连绵式名称，属于其他构造类型的名称能产性均很低。

# 第三章 汉越鸟类名称命名特点对比

 本章所涉及的“命名特点”包括两个方面：命名理据与命名方式。前者解释和说明鸟类的得名之由。后者则主要从语言角度，人们为鸟类命名时都运用了哪些语言要素，以及这些要素是如何被加工利用的。两者有机地结合，从而揭开“命名特点”的整体面貌。

**3.1. 汉越鸟类名称命名理据对比**

* + 1. **汉越鸟类命名理据考察**

 我们在281个汉语鸟类名称，323个越南语鸟类名称中进行理据考察。首先，排除去属于理据不详的名称（汉语共有96个，越南语共有112个），找出具有命名理据的 185个汉语名称（占66%）和 211个越南语名称（占65.3%）。我们将其分为8种理据类型，某些类型又可下分为若干小类。有的名称可能兼属两个理据，称之为综合理据。考察结果列在下表：

表3-1：汉、越鸟类名称命名理据考察结果列表

|  |  |  |  |
| --- | --- | --- | --- |
| **序** | **命名理据** | **汉语** | **越南语** |
| **数量** | **比例** | **数量** | **比例** |
| 1 | 外形特征 | 羽毛色泽 | 54 | 29.2% | 74 | 35.1% |
| 形体 | 17 | 9.2% | 31 | 14.7% |
| 尺寸 | 3 | 1.6% | 6 | 2.8% |
| 2 | 鸣叫声 | 24 | 13.2% | 23 | 10.9% |
| 3 | 性别、生长特征 | 7 | 3.8% | 6 | 2.8% |
| 4 | 习性特征 | 生活环境 | 27 | 14.6% | 20 | 9.5% |
| 生活习惯 | 10 | 5.4% | 9 | 4.3% |
| 飞走特征 | 9 | 4.9% | 1 | 0.5% |
| 觅食对象 | 3 | 1.6% | 7 | 3.3% |
| 5 | 来源特征 | 5 | 2.7% | 13 | 6.2% |
| 6 | 功用 | 12 | 6.5% | 5 | 2.4% |
| 7 | 品质 | 7 | 3.8% | 6 | 2.8% |
| 8 | 传说典故 | 3 | 1.6% | 2 | 0.9% |
| 9 | 综合理据 | 4 | 2.2% | 8 | 3.8% |
| **总** | **185** | **100%** | **211** | **100%** |

考察结果可以图示如下：

图3-1：汉越鸟类名称命名理据所占比例对比图

* + 1. **汉越鸟类命名理据之异同**

从以上列表和示图，我们得出汉越鸟类命名理据之异同具体如下：

* + - 1. **相同之处**

第一、生活在自然界中的同一种鸟，在汉语和越南语中，分别用不同的声音符号来表达，这说明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但另一方面，许多鸟类名称又有其产生的动因作为根据，即许多名称具有可论证性，即具有理据性。

第二、 汉语和越南语中的鸟类名称丰富多样，反映了中越两国鸟类界种类繁多、千姿百态、特征各异。鸟类的某些明显特征往往会成为人们认识其的切入点，从而成为人们命名鸟类的主要“支撑点”。两种语言鸟类名称的命名理据也比较多样（8种，更细分为14种）。其中，无论是汉语还是越南语，排在第一位的都是外形特征（汉语占40%，越南语占52.6%）。根据感官的感觉分类的话，外形特征是视觉感知的。这与心理学通常告诉人们：人的感知百分之八十以上来自视觉通道的论断正好相符。这体现了人的感知以视觉优先的原则。更细分下去，两种语言中，排在第一位的特征都是“羽毛色泽” （汉语 29.2% ，越南语 35.1%）。这说明在中越两国人民的心目中，“羽毛色泽”是用来辨别鸟类的最明显的特征。也就是说，两国人民对鸟类的“羽毛色泽”最为敏感。

第三、两种语言鸟类名称前四种命名理据都是：羽毛色泽、生活环境、鸣叫声与形体特征。这四种理据加起来占大多半（汉语：66.2%，越南语：70.2%），说明中国人和越南人对鸟类的命名取象选择都比较集中在那些与生俱来并能直接感受的自然属性。

* + - 1. **不同之处**

第一、汉越命名理据选择倾向不同。虽然两种语言前四种命名理据相同但排列顺序有所不同。汉语的顺序为：羽毛色泽（29.2%）、生活环境（14.6%）、鸣叫声（13.2%）、形体（9.2%）。越南语的顺序为：羽毛色泽（35.1%）、形体（14.7%）、鸣叫声（10.9%）、生活环境（9.5%）。这说明中国领土辽阔、鸟类生活环境更加多样，中国人比越南人更注意到其特征。比如，越南鸟名的生活环境主要分成三种：nước，đất，biển，如：gà **nước**，phướn **đất**，vịt **biển**等 而汉语鸟名则分得更细，除了三种基本生活环境：海，山 ，水还有更具体的，如：**沙**鸥、**田**鹨、**树**鹨等**。**

第二、汉语鸟类名称比越南语鸟类名称分得更细致。例如：关于鸟类的羽毛色泽，越南语只有几种基本颜色，如：xanh，đỏ，sao…而汉语里，每一种基本颜色又分成不同程度，例如： 白色可以分成四种：白，霜，银，皓； 绿色可以分成三种：青，翠，绿； 红色也可以分成三种：红，朱 ，丹。

第三、关于以来源特征命名的不同。越南语鸟类名称以来源特征命名共有13个名称，其中只有2 个属于本地来源：ta （gà **ta**） 和 hồ （北宁省，东湖县）（gà **hồ**） ；剩下都是属于国外来源： xiêm （gà xiêm，vịt xiêm），tây （gà tây），lơ go （ gà lơ go），rốt （gà rốt），tàu （gà tàu），Á châu （cò Á châu）等。相对来说，汉语鸟类名称以来源特征命名共有5个，其中只有2个属于国外来源，如：美洲（**美洲**鸵） ，土耳其 （**吐绶**鸡），这说明中国本土生物多样化的特点。

* 1. **汉越鸟类名称命名方式对比**
		1. **汉越鸟类名称命名方式考察**

命名方式指的是名称从无到有的语言创制过程。鸟类名称的形成同样是人们运用各种语言要素进行加工的过程。人们为鸟类命名时都运用了哪些语言要素，以及这些要素是如何被加工利用的? 人们造名时运用的语言要素是多方面的，不但有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而且也涉及到文字、修辞等内容。我们在281个汉语鸟类名称，323个越南语鸟类名称中进行命名方式考察。将其分为6种方式，也有兼属两种命名方式的名称，称之为综合命名方式。考察结果列在下表：

表3-4：汉、越鸟类名称命名方式考察结果列表

|  |  |  |  |
| --- | --- | --- | --- |
| **序** | **命名方式** | **汉语** | **越南语** |
| **数量** | **比例** | **数量** | **比例** |
| 1 | 任意结合 | 2 | 0.7% | 79 | 24.5% |
| 2 | 模仿鸣叫声 | 1 | 0.4% | 13 | 4% |
| 3 | 语素合成 | 156 | 55.5% | 153 | 47.4% |
| 4 | 修辞命名 | 26 | 9.3% | 35 | 10.8% |
| 5 | 借用外来词 | 2 | 0.7% | 38 | 11.8% |
| 6 | 以意符命名 | 77 | 27.4% | 0 | 0 |
| 7 | 综合命名 | 17 | 6% | 5 | 1.5% |
| **总** | **281** | **100%** | **323** | **100%** |

考察结果可以图示如下：

**图3-2：汉越鸟类名称命名方式所占比例对比图**

* + 1. **汉越鸟类名称命名方式之异同**
			1. **相同之处**
1. 两种语言鸟类名称的命名方式也比较丰富。其中，语素合成方式都占最大比例（汉语55.5%，越南语47.4%）。修辞命名从构造上看也是一种合成，是按照联想规律进行合成。若将此命名方式也算进去，语素合成方式的会进一步提高（汉语64.8%，越南语58.2%）。汉越两种语言都属于分析型语言，都受到词汇复音化趋势的影响。
2. 鸟类命名方式从任意结合、模仿鸣叫声到以意符命名、语素合成、修辞命名以及借用外来词体现了社会的进步，人类的思维从具象到抽象的发展过程。
	* + 1. **不同之处**

 第一、语素合成方式在两种语言鸟类名称中都占最大比例，但相比之下，无论包括不包括修辞转化命名方式在内，汉语的比例都明显高于越南语的比例。原因在于越南语在需要为单音节名称复音化时，很多情况下可直接加上表示类属的词“chim”从而构成词组，如：dẽ→chim dẽ，sả→chim sả，mòng→chim mòng，oanh→ chim oanh 等。

 第二、两种语言的鸟类名称都受各自语法规则的制约。因此，就偏正式语素合成方式而言，不同点在于汉语里“区别名素”在前，“类属名素”在后，如“丹顶//鹤”，越南语则反过来，“类属名素”在前，“区别名素”在后，如“sếu// đầu đỏ”。就半喻式修辞命名方式而言，汉语的喻体（修饰语）主要在前，本体（中心语）在后，如“猫头//鹰”，越南语则一般是本体在前，喻体在后，如“cú //mèo”。

 第三、模仿鸣叫声命名方式，汉语鸟类名称只有1个（占0.4%），越南语则有13个（占4%）；以意符命名，越南语没有，汉语却有77个（占27.4%）。可见，这两种命名方式在两种语言中所占的比例正好相反。越南语鸟类名称充分发挥了越南语的表音功能，而汉语鸟类名称充分发挥了汉字的表意功能。

 第四、任意结合命名方式，越南语的比例远高于汉语（24.5%于0.7%）。暂不涉及语源考证，不可忽略汉语鸟类名称中的汉字功能。每一个方块的汉字是一个形、音、义的结合体，使其成了汉语别具一格的命名方式。不仅如此，鸟类名称中的意符（如：鸟、隹、羽）使得即使是任意结合的名称，如：鹮、鸻、鸨、翟、鹔鹴、鸤鸠等这些较为生僻的名称，我们只靠字形就可以判断其跟鸟类有关的意义。

 第五、修辞命名方式中，汉越民族在给予鸟类命名时都采用丰富的联想手段，但参照对象有所不同。汉语鸟名比较偏向于人，以人的专名或称呼指称鸟类，如：杜宇、八哥、白头翁。越南语则偏向于其他熟悉程度较高的鸟类或事物，如：gà chích、cò nhạn、dẽ gà、vịt cò等。拟人命名方式几乎没有出现在纯越南语鸟类名称中。

 第六、以意符命名，作为汉语特有的命名方式，体现了汉字经济高效的特点。汉字以形传义，词义容易辨识。从造字的角度来揭示汉字的原始构形，汉字的构形本身确实传达出相当丰富的信息量。如“鹏”字从“鸟”、从“朋”，“鸟”为意符，“朋”为音符。然而单字层层参与构词，这就非常有利于在掌握单字意义的基础上辨识多音节词的意义。相比之下，越南语倾向于采用“语素合成”命名方式，需要的时候还进行两次合成，例如：khướu→khướu mỏ dẹt→khướu mỏ dẹt lưng đen。

**小结**

经过对比分析汉越鸟类名称的命名理据与命名方式，我们发现两种语言中存在同中有异的现象，理据类型和命名方式类型都比较丰富多样。两国人民对鸟类的“羽毛色泽”最为敏感。语素合成作为最普遍的命名方式，以意符命名作为汉语鸟类名称特有的命名方式。

**第四章** **汉越鸟类名称引申义对比**

* 1. **汉越鸟类名称引申义的考察**
		1. **考察说明**

我们从两方面进行考察鸟类名称的引申义。第一，鸟类名称本身具有的引申义。第二，当鸟类名称与其它词语结合，其构成的引申义是整个组合的引申义。汉语方面，我们选取了商务印书馆2012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商务印书馆2004年出版赵辛茅、赵辛予编的《多功能成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出版孙洪德主编的《汉语俗语词典》。越南语方面，我们选取了越南词典学中心2011年出版的黄批《越南语词典》、文化通讯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阮如意《越南语大词典》、越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武容、武光豪、武翠瑛主编的《越南成语俗语词典》。我们以逐条不重复的方式进行考察；结果，所搜集到的语料数量：汉语共有218个词语，越南语共有 204个词语。

* + 1. **考察结果与分析**

我们把鸟类的引申指向分成三类：人类、其他事物和时空。考察结果总结如下表：

表4-1：汉越鸟类名称引申义统计表

|  |  |  |  |
| --- | --- | --- | --- |
| **序** | **引申指向** | **汉语** | **越南语** |
| **数量** | **比例** | **数量** | **比例** |
| 1 | 人类 | 117 | 53.7% | 155 | 76% |
| 2 | 其他事物 | 87 | 39.9% | 38 | 18.6% |
| 3 | 时空 | 14 | 6.4% | 11 | 5.4% |
| **总** | **218** | **100%** | **204** | **100%** |

* 1. **汉越鸟类名称引申义之异同**

从上述考察结果与分析，我们得出汉越鸟类名称命名方式之异同具体如下：

* + 1. **相同之处**
1. 丰富多彩的引申义表明中国人和越南人都喜欢使用一种相互关联的思维方式。这既是人类的普遍模式，又是东方人的思维与审美观念：重视综合性思维，喜欢“烘云托月”的表达方式。人与鸟类世界具有紧密相连和互相共存的关系。在日常生活中，人类往往将自身对鸟类的认识了解投射到人的外貌、道德品行以及对外部世界物体进行的指称和描述。甚至对于一些被认为不雅的，要避讳的，人们就选择用鸟类来暗指。比如汉越两种语言都存在以鸟根委婉指称男性生殖器的语言现象。
2. 鸟类名称的引申义体现了汉、越民族的辩证思维。比如，“鸡”作为司晨之鸟，其呼唤光明的形象象征着勤奋。“鸡”与“吉”又同音，中国人常用“鸡”表示吉祥顺利的意思，也用“鸡”的图画或剪纸窗花来表示“吉祥如意、万事大吉、开门大吉”等意思。但“鸡”也有贬义的一面。如：“斗败的公鸡”比喻无精打采、狼狈的样子，“鸡肠子心眼”表示气量狭小，“鸡犬不宁”形容乱糟糟、人心惶惶的情况，“kê gân kê cốt” （鸡骨鸡姿）描写外表怯弱，“gà người gáy，ta cũng le te” （吠形吠声）指盲目或恶意地效仿，“gà què ăn quẩn cối xay” （瘸鸡只吃磐边谷/水马不离槽）暗指没能力的人等等。
3. 鸟类名称的引申义同时体现了汉、越民族重视道德修养的传统文化。虽然主张“以貌取人”，美丽的外形、好听的鸣叫声代表好的品质、地位，但也主张“心灵美”是最重要的，如成语“dẻ cùi tốt mã”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华而不实） 贬称那些表面看起来很好看，但品质、内心不好的人，就像此鸟类羽毛五颜六色、非常漂亮，但吃狗屎——在越南人观念中被认为是最低贱的行为。
4. 鸟类名称的引申义还体现了汉、越民族尊重人与自然及环境的和谐，重视客观环境以及生活环境对人类的重大影响。比如两个民族共有的联想模式：生活在上面的（天上或者峭壁）的鸟类（如“凤凰”、“鹤”、“大鹏”、鸿鹄）代表高尚的地位或品质；生活在下面的（污浊的地面）的鸟类（如“家鸡”、“燕雀”）则代表平凡、庸碌的人。
5. 人类在对鸟类进行驯养、捕猎以及接触的长期过程中，对鸟类的生活习性、生理特征特征及外貌、形体、鸣叫声等属性具有深刻的了解，并将其的认知经验投射到人、外部世界和时间、空间是极其自然的现象，也完全符合人类由近及远、由简单到复杂、由具体到抽象等的认知规律。其中，以鸟示人类是最普遍最丰富的引申指向。几乎人类所有的方方面面都在鸟类的引申中得以反应：从相貌特点、性别特征到更深层的品质、地位及精神生活。
6. 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少鸟类充当人类思想观念的载体和符号的角色。人们往往“不公正”地把人的品质加在鸟类身上。人对鸟类的好恶褒贬既可能是客观唯物的，又可能是主观唯心的，不能不受民族的社会生活方式、居住地理条件、心理、道德、价值观、审美观、宗教信仰等诸多文化因素的影响。例如，成语“鹊巢鸠占”、“quạ nuôi tu hú”里，虽然杜鹃托卵寄生是天性行为，但仍然被认为鸟类的黑手党。“vạc”的生物本能是昼伏夜出，“cò”的生物本能是白天活动，但越南人则认为“cò”是勤奋辛苦、“vạc”是懒惰的代名词。再如，生物学发现，鸳鸯并不象传说中的那样形影不离，其在生活中并非总是成对生活的，配偶更非终生不变。但在汉越民族心目中，鸳鸯仍是众所周知的爱情之鸟，代表着忠贞不渝的爱情。
7. 从形式上看，汉越两种语言都大量采用在同一个成语或俗语里，对称地出现具有相同或相反的象征意义的一对鸟类。相同的，例如：凤-鸾 ，鹞-乌鸦，猫头鹰- 鸱鸺。相反的，例如：凤凰-老鸦，鸾凤-鸡，凤凰- 鸦鹃，凤凰-麻雀，孔雀-鸡，孔雀-乌鸦，孔雀-猫头鹰，孔雀-八哥，白鹭-乌鸦，黄莺-乌鸦，鹈鹕-鹪鹩等对立项，从而达到强调相同或相反的表达效果。
	* 1. **不同之处**

鸟类形象出现在神话、成语俗语中，充当了民族思想观念的载体和符号。由于两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生活习惯、历史条件、宗教信仰等差异，因此，汉越南语鸟类名称之引申义虽然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两者之间也存在一些差异。具体如下：

第一、以鸟类示其他事物的引申指向，汉语的数量和比例明显高于越南语（汉语：86个语言单位，占39.4%；越南语：38个语言单位，占18.6%）。这说明越南语鸟类引申指向主要集中在人类领域，其他领域没有汉语丰富多样。

第二、在表达近似意义的时候，中越两国语言则借用不同的鸟类形象。如：表示那些弱小的身份、平凡庸碌的品质，汉语用“麻雀”来表示（雀儿带不起皇冠），越南语则用“chim chích”（鹪鹩）或“cun cút”（鹌鹑）来表示（chim chích được mấy hột lông, chuồn chuồn được mấy hột thịt（鹪鹩的毛、蜻蜓的肉），chuồn chuồn được mấy hột thịt, cun cút được mấy hột lông/ 蜻蜓的肉、鹌鹑的毛）；比喻强占别人的住处，汉语用“鹊巢鸠占”，越南语则用“quạ nuôi tu hú”，形容某户人家非常富有，田土宽广，汉语用“鸦飞不过的田土”，越南语则用“thẳng cánh cò bay” （一望无际）等等。

第三、同一种鸟类，但其在两种语言的引申义则不同。例如，对于“八哥”能模仿人说话的某些声音的特征，中国人比较高估，汉语里有“巧八哥”的说法，指的是能言善辩，善于言说的人。相比之下，越南人则认为“khướu”（八哥）代表多嘴人，说话不可靠的、不三不四的。越南语有“hót như khướu bách thanh”、“nói như khướu”、“tán như khướu”、“chuyện như khướu”的说法，都带有消极意义。又如，汉语里杜鹃负载着伤春情结，因其初夏时常昼夜不停地叫。而越南语中，杜鹃（布谷）是夏天的使者，是夏天的象征，如成语“học như cuốc kêu mùa hè”、“ra rả như cuốc kêu mùa hè”（学如夏天布谷昼夜不停地叫）。

第四、同一种鸟类，但其在两种语言的引申义异同交叉，即部分引申义相同，另一部分引申义相差或侧重点不同。例如，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鹤”形象在越南语言文化中，除了表示年老状态，是长寿的象征以外，还带有“越南特色”的引申义。在越南民族心目中，“鹤”最突出的外形特征为体高瘦弱而不像汉语里为飘零、脱俗的特征。又如，虽然汉越两个民族都对鹦鹉能模仿人类语言的这特殊能力没有表现出很高的评价，但其在两国人民心目中表意的侧重点又不同。汉语成语“鹦鹉学舌”主要比喻人家怎么说，也跟着怎么说，而越南语里 “học vẹt”主要指的是死记硬背，毫无思考的学习方式。

第五、两种语言中存在着不对应或完全空缺的鸟类引申现象，即一种语言中存在着某种鸟类引申用法，而另一种语言中却没有对应的引申现象。这种非对称的引申在汉越南语中较为常见。具体来看，汉语有而越南语中无，如：“鸬鹚笑”、“鹅蛋脸”、“黑眉乌嘴”、“凤尾鱼”、“鹦鹉螺”、“鹅掌楸”、“凤梨”、“鸽子树”、“鸡血石”、“孔雀石”等；汉语无而越南语中有，如：mặt đỏ như gà chọi（脸红如斗鸡）、cổ ngẳng như cổ cò（脖子长如白鹭）、đen như cuốc（黑如布谷）、béo như con cun cút（胖如鹌鹑）、vịt dầu（油瓶）、vịt nước mắm（鱼露瓶）。越南人民还对“白鹭”形象体现出无限的喜爱。白鹭整天辛勤劳动，在田园中涉行并捕食水中小小的鱼虾。越南农民在此形象找到自己的身影。相比之下，“白鹭”却很少在汉语里出现。由于中国人对其并不熟悉，也就谈不上有特定的引申义了。

**小结**

在本章内，我们已经对汉越鸟类名称的引申义进行对比分析。丰富多彩的引申现象表明中国人和越南人都喜欢将其对鸟类的生活习性、生理特征特征及外貌、形体、鸣叫声等属性的认知经验投射到人、外部世界和时间、空间是极其自然的现象，丰富了自己的语言，扩大了知识面，以便更好地描述和认识新的事物。汉越鸟类名称的引申义都存在同中有异的现象， 明显体现了汉越民族文化特征。

# 结语

本论文以汉越鸟类名称为考察对象， 依据词义理论、语义场理论、命名理论及对比语言学理论，在前人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描写、解释、分析、对比等研究方法，对汉越鸟类名称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考察，并比较和分析了汉越鸟类名称在构造、命名特点及引申义等方面上的异同，进而给出了相应的解释。

在构造方面上，我们以名素为构成鸟类名称的最小单位，将鸟名分为有一个、两个、三个和四个名素的，结果发现两种语言中存在同中有异的现象。从名素数量的角度上看，大部分鸟类名称都是有一个名素和两个名素的，其中最受欢迎的都是有两个名素的名称。从比例的角度上看，无论是汉语还是越南语，排在第一位的都是有两个名素的偏正式名称，可以得出汉语鸟类名称典型的构造形式为“区别名素 +类属名素”，越南语鸟类名称典型的构造形式为“类属名素+区别名素”。排在第二位都是单音节名称；排在第三位都是连绵式名称，属于其他构造类型的名称能产性均很低。汉语属于单音节名称无论是数量还是比例都超过越南语。此外，越南语属于双声、叠韵、叠音连绵词鸟类名称的比例明显高于汉语，成了越南鸟类名称的一大特色。

在命名理据方面上，汉越鸟类命名理据比较多样，有的名称只有单一理据，有的名称含有两个理据，反映了中越两国鸟类界种类繁多、千姿百态、特征各异。理据主要来自鸟类本身的自然属性，如：羽毛色泽、形体、鸣叫声、生活习惯、觅食对象等，也有来自来源、功用、品质、传说典故等角度的理据，但是这样的鸟名数量不多， 处于附属地位。从理据的分布比例来看，人们在认识和命名鸟类时，信息主要来源于其直观、可感的特征，尤其是视觉感知。具体而言，两种语言鸟类名称前四种命名理据都是：羽毛色泽、生活环境、鸣叫声与形体特征。从细致程度来看，汉语鸟类名称比越南语鸟类名称分得更细致、具体，细分成更多的小类。

在命名方式方面上，两种语言鸟类名称的命名方式也比较丰富。其中，语素合方式都占最大比例，但汉语鸟类名称更明显地体现复音化趋势。任意结合命名方式，越南语的比例远高于汉语，不可忽略汉语鸟类名称中的意符（表义部件如：鸟、隹、羽）的命名功能。每一个方块的汉字是一个形、音、义的结合体，使其成了汉语特有的命名方式。修辞命名方式中，汉越民族在给予鸟类命名时都采用丰富的联想手段，但参照对象有所不同，汉语鸟名比较偏向于人，以人的称呼、地位、特征指称鸟类。越南语则偏向于其他熟悉程度较高的鸟类或事物。鸟类命名方式从任意结合、模仿鸣叫声到汉字命名、语素合成、修辞命名以及借用外来词体现了社会的进步，人类的思维从具象到抽象的发展过程。

在引申义上，丰富多彩的引申现象表明中国人和越南人都喜欢使用一种相互关联的思维方式。其中，鸟类引申人类是最普遍最丰富的引申指向。几乎人类所有的方方面面都在鸟类的引申中得以反映：从相貌特点、性别特征到更深层的品质、地位及精神生活。鸟类名称丰富多彩的引申现象体现了汉、越民族文化、思维的共性，即：重视辩证思维、道德修养，尊重与自然及环境的和谐，重视客观环境以及生活环境对人类的重大影响等等。人对鸟类的好恶褒贬既可能是客观唯物的， 又可能是主观唯心的，不能不受民族的社会生活方式、居住地理条件、心理、道德、价值观、审美观、宗教信仰等诸多文化因素的影响。两者之间也存在一些差异，如：在表达近似意义的时候，中越两国语言则借用不同的鸟类形象；同一种鸟类，但其在两种语言的引申义则不同或义异同交叉；两种语言中存在着不对应或完全空缺的鸟类引申现象。

总体上看，汉越鸟类名称的构造、命名特点及引申义呈大同小异的局面。

本论文的创新点首先在于选题方面。其二为研究内容的全面性和系统性。

在分析对比过程中，本论文还存在一定的局限。首先，语料不够全面。其次，名称引申的范围越来越广泛，统计工作是难以一次性能做到穷尽的。此外，词典统计和分类工作是本人一个人的统计，缺乏一定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最后，在本论文的研究范围内，只进行总体对比研究，没有进行个案对比研究，尚有较大的深入空间，这也为我们的后续研究提供了目标和方向。

# 本人已发表与论文相关的文章

1. Nguyễn Thị Hảo（2017）“Đặc điểm cấu trúc định danh của tên gọi các loài chim trong tiếng Hán và tiếng Việt”， *Tạp chí Nghiên cứu nước ngoài*, tập 33(4), 101-109.
2. Nguyễn Thị Hảo （2017）“Tên gọi các loài chim trong tiếng Hán nhìn từ góc độ văn tự học”， *Tạp chí Ngôn ngữ & đời sống*, 9 (263), 70 -75.
3. Nguyễn Thị Hảo（2018）“汉越鸟类名称构词法对比研究”， International Graduate Research Syposium Proceedings: Linguistics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terdisciplinary Fields，研究生论坛GRS2018，国际研讨会，河内国家大学下属外国语大学，p190-198，河内国家大学出版社ISBN：978-604-62-6097-4。
4. 阮氏好（2018）“汉、越鸟类名称之修辞命名研究”，汉字文化圈汉语教学与研究，国际研讨会，河内国家大学下属外国语大学，p260-264，河内国家大学出版社ISBN：978-604-62-5281-8。